

中篇 世界小说经典文库

NOVELETTE

[欧洲卷] 上

叶水夫 □ 高妙 || 主编

3

九州图书出版社

中南大学图书馆



000016760

中篇 世界小说经典文库 NOVELETTE

欧洲卷(上)

主编 高中甫

42.85
YSF2.1
V.1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欧洲卷(上)/高中甫主编. —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 3

ISBN 7-80114-094-X

I. 世… I. 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②中篇小说-作品集-欧洲,北欧 IV. ①I14②I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3310 号

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文库·欧洲卷(上)

出 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委党校 2 号楼(车公庄大街 6 号)
邮 码 100044 电 话 8366741 83667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64 千字 印 张 19.37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4-094-X/I·41
定 价 平装(每册)25 元 精装(全套)688 元

本 卷 序

高中甫

本卷是这套文库的欧洲卷上部，共收有北欧五个国家九位作家的九部中篇小说。

所谓北欧是指欧洲北部的冰岛、芬兰、挪威、瑞典和丹麦五个国家，也即是通常所说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我们把北欧五国的文学结为一卷，这不仅是出于地理上的原因，它们相互比邻，而且主要的是，做为通常称呼的北欧文学，它们虽分属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的语言，相互之间有着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更多的共同性，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早在十二、十三世纪，瑞典便占领并吞并了芬兰；在十四世纪末，挪威、瑞典和丹麦结成了一个以丹麦为主的联合王国，即“卡尔马联盟”，到十六世纪瑞典脱离联盟；冰岛在宗教改革之后便沦为丹麦的附属国；挪威在1905年获得独立之前先是受丹麦后是受瑞典的统治。由于这种历史上的原因，文化上的渗透、融合便成为必然的了。随着渗透、融合便会产生一种同质的东西，可以称它为一种亲缘性。这种亲缘性也必然在文学上表现出来。一个最明显的，也为文学史家所公认的事实是北欧诸国有着共同的神话系统，它全然独立于希腊罗马神话系统。记载北欧神话的《埃达》和记载北欧传说的《萨迦》产生于九至十三世纪之间，是北欧诸国的最早典籍，共同的财富，也可以说是它们文学的源起；它不仅对北欧各国的文化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也

成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

中世纪是北欧文学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产生了《埃达》和《萨迦》这样的重要作品，但此后是一个相对的沉寂时期，直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有了新的发展势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欧洲大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撞碰，对异质的文化的吸收和对固有的文化的继承，这就为下一世纪——十九世纪文学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奠定了精神和思想的基础。在这一世纪初崛起的浪漫主义的一个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北欧各国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出现了一批重要作家，如丹麦的阿·戈·欧伦施莱厄、安徒生，挪威的韦格朗，瑞典的泰格奈尔等人，而在芬兰则是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的整理出版（1835年）。北欧诸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对民族觉醒、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北欧文学进入一个繁荣期，它开始摆脱了边缘地位和死角的角色。一批享有欧洲以致世界声誉的作家相继崛起，在挪威有比昂逊、易卜生、汉姆生，在瑞典有斯特林堡、拉格洛夫、拉格克维斯特，在丹麦不仅有庇托皮丹、廷森、尼克索等著名作家，还出现像勃兰克斯这样的大批评家，而西伦佩、瓦尔塔里则成为这一时期的芬兰文坛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各自文学上的杰出贡献不仅促进了民族文学的发展，也为民族文学在世界上赢得了尊敬。

现代意义上的北欧文学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我以为是它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点；这不仅使作品富于一种异国风情，而主要的是使人感受到一种北方的粗犷的近似原始的自然力量和两种不同文明碰击时的巨大力量，这特别表现在那些以村镇为背景，以农民为主人公的作品里。

十九世纪后三十年是北欧文学发展上的一个最重要的时

期，被文学专家称之为“现代突破”，它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随之在表现形式上的突破。文学的主题不再仅是人与蛮荒的自然之间的斗争，伦理道德做为一个更深的层次成为对象；不再仅是描述人的外在的物质生活，而更着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活动。在表现方法上，他们在继承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敏锐地及时地吸取欧洲大陆的各种新的思潮，新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都在北欧文学中有自己的兴盛时代和代表人物。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欧洲大陆以及美国不断迭起的各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派，也都在北欧文学这块土地上找到自己的追随者、接受者、实践者。这扩展了作家们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表现手段，为北欧各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因素，带来了新的面貌和新的成果。

本卷所收入的九位作家是北欧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所选入的作品是中篇小说创作中的佳品，虽然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以及资料的匮乏，所选诸篇未必得当，但通过这寥寥可数的几篇，会对北欧各国的中篇小说创作、对北欧文学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亲缘关系的理解有所裨益的。

为便于对这九位北欧作家有所了解，现将其简历介绍如下：

1. 西古德逊（1918— ）冰岛小说家，十六岁时发表儿童故事集《天鹅湖畔》，193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庄园的阴影》，此后相继创作有长篇《大地色彩变幻》（1943）、《春寒的大地》（1951）等，此外尚有短篇小说集《十字路口》（1955）、《玻璃碎片》（1970）等。他的作品多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冰岛的现实生活，揭示两代人之间的冲突。

2. 哀禾（1861—1921）芬兰作家，1883年开始从事文学创

作,早期作品受芬兰民族史诗的影响,富乡土气息和浪漫色彩,著有《当父亲买灯的时候》(1883)、《铁路》(1884)等小说,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牧师的女儿》(1885)。晚年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创作有长篇《牧师的妻子》(1893)、《尤哈》(1893)以及《和平的隐士》(1916)等。1906年他因文学成就和对芬兰语言发展的贡献,被第一个授予国家作家养老金。

3. 瓦尔塔里(1908—1979)芬兰作家,1925年发表诗集,1928年发表的小说《伟大的空想》获得成功。代表作品有《埃及人西奴海》(1945),此外尚创作有《黑天使》(1952)、《人类的敌人》(1964)等。

4. 尼可索(1869—1954)丹麦小说家,丹麦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出身工人家庭,投身工人运动,数度流亡国外。1893年开始创作,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征服者贝莱》(1906—1910)及续篇《红色的莫尔顿》(1945—1948),此外尚有历史小说《铁器时代》(1929)等。他的作品多以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表现工人运动的兴起,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

5. 比昂逊(1832—1910)挪威作家、剧作家、诗人,他的作品有《战役之间》、剧本《新婚夫妇》(1865)以及诗集《诗与歌》等。他的社会活动及其作品在争取挪威独立的运动中发挥过有益的作用。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6. 汉姆生(1859—1952)挪威作家,提倡心理文学,作品多以贫苦青年和富家女人间的爱情为题材,代表性作品有《饥饿》(1890)、《牧羊神》(1894)、《大地的成长》(1917)、《最后一章》等长篇小说。二次大战时他支持纳粹占领挪威,战后被判以叛国罪,后因病获释。

7. 拉格洛夫(1855—1940)瑞典女作家,她的成名作《古斯泰·贝林的故事》(2卷,1891)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此外创作有小说《假基督的奇迹》(1897)等。《骑鹅旅行记》是她1907

年完成的一部长篇童话，赢得了与安徒生一样的声誉。1909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8. 拉格克维斯特(1891—1974)瑞典作家，致力于把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新的艺术手法，他的作品风格粗犷豪放，多以善与恶为主题，富神秘色彩。著名作品有《侏儒》(1944)、《巴拉巴》(1950)、《强盗》(1951)等长篇。195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9. 埃·约翰逊(1900—1976)瑞典作家，他的作品早期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后期受法国作家纪德的影响，崇尚所谓的“生活的横切面”表现手法，流入晦涩。代表性作品有《黑暗中的城市》(1927)、《离开哈姆莱特》(1930)、《克里隆》三部曲(1941—1943)、《单独的告别》(1968)等。1974年他与瑞典诗人哈里·马丁逊分获诺贝尔文学奖。

目 录

本卷序	高中甫 (1)
变化的大地	〔冰岛〕奥·约·西古德逊 (1)
海尔曼老爷	〔芬兰〕尤·哀禾 (62)
金发女郎	〔芬兰〕米·瓦尔塔里 (121)
买彩票的瑞典人 ...	〔丹麦〕马丁·安·尼可索 (191)
辛诺夫·苏巴金	〔挪威〕比·比昂逊 (228)
维多丽娅	〔挪威〕克·汉姆生 (333)
阿尔奈先生的钱	〔瑞典〕塞·拉格洛夫 (426)
海上朝香客	〔瑞典〕彼·拉格克维斯特 (490)
约翰娜的故事	〔瑞典〕埃·约翰逊 (552)
后记	(610)

变化的大地

〔冰岛〕奥·约·西古德逊 著

郭开兰 译

在出了这件奇事几个钟头以后，他怎么也说不清，起先他为什么偏要掉转老格兰尼的马头，离开荒野上的马路，走河边那条崎岖曲折的小道，而没有抄最近的路赶回家去。也许当时他是打算去找什么小羊吧，也许当时他是想去再稍微多听一会儿河水的淙淙声吧，再不然，当时他多半是起了一个什么新奇的念头，想私自在脑子里好好地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当时就像煞有介事似的，毅然掉转了老格兰尼的马头，离开了荒野上的马路，然后放松缰绳，吹着一支曲子，或者不如说吹着两三句他一路走一路编成的不成调的歌，完全忘记了他还得去帮助父亲，从沼地里把一些干草搬到农庄草地边上的那个旧羊栏里去。

他当时一点也不是有意想要晚点儿回家，或者趁着好天气在外面闲逛。可是要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在这风和日丽的晴天里一心只记挂着干草和工作，这却不是容易的事情。今天是入秋的第一天，黑雁正在高高的天上嘎嘎地叫着，飞往南方的什么地方去。每片树叶都散发着夏天临去时留下的柔和而又醉人的芳香。这种日子施展了一种魔术，给日常的烦恼罩上了一层面纱，唤起了人们无数的梦想，——这无数虚幻而又灵敏的

梦想，像金色蝴蝶似的，绕着心田翻飞，跟在黑雁后面腾入太空，——要不就是使脑子注意大地的种种形象，充满深沉的感激的狂喜。

大地从来没有这般可爱和多彩：明暗相间，黄褐交杂，红绿交相辉映。有些地方，草木已经略为凋零和褪色。有些地方，却依然披着华丽的衣装，几乎一点也没有受到前几天夜晚北风的寒冻。他不再吹口哨了，放开老格兰尼的缰绳，注视着这片五彩缤纷的大地，注视着大地上空那些一动不动的灰蓝色的云块，注视着大大小小的崇山峻岭，注视着河那边一片片的野草和矮树，倾听着河水流动的淙淙声，呼吸着树叶和青草的那股清凉的秋天的香气。

他像这样继续观看、倾听和呼吸了好一会儿。

他简直舍不得眨一眨眼睛，当小路突然一转，陡然爬上一个长满苔藓的滑溜的山岗的时候，他一心沉醉在矮树林的种种色彩中，除了那片彩色简直什么都没有注意到。马在地上落蹄，比先前更加有劲了，还竖起了两只耳朵。河水的淙淙声，音色也比刚才更混浊、更深沉了，听去就像弓子在低音的弦乐器上拉过一样。河里的白花花的旋涡发出了一道道的闪光，转眼间，山岗背后就露出了一个明光闪亮、泡沫四溅的小瀑布。过一会儿，瀑布也不见了，河水声再次变得低沉而又平稳，小路转下一块平地，一片新的景色又在望了。这边是一些长满野草的荒地，金黄的颜色，柔软得就像欣欣向荣和枯谢凋零的手指合绣出来的一块花布一样。那边是一条通往内地的满是车辙的看起来很不起眼的马车路。还有河边浅滩的渡口。

他打起精神，拉拉缰绳，用脚后跟猛刺了一下马的两肋，突然驭住了他的马，就像从梦境中醒来一般。他意识中的种种色彩渐渐消褪到背后去了，因为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在靠近渡口的一堆青灰灰的野草上，坐着一个年轻姑娘。他立刻就认出

了她。她名叫席格朗·玛丽娅·艾纳斯多梯尔，是从隔壁农庄上来的，有十七岁，个子矮小，长得很结实，一般人都管她叫席迦·鲁娜，或者是鲁娜·玛丽娅。她弯腰坐在那个野草堆的圆顶上，一只袜子已经脱掉，另一只袜子也已经脱到脚脖子上。

二

“你好，”他说着，随即溜下马鞍。女孩猛然朝周围一望，看到那匹马和男孩的时候，稍微有点吃惊。

“喂，”她快快活活地回答说，停止了脱袜子，把身子移到野草堆上更高的地方，使劲扯了一扯已经缩到膝盖上面的裙子。接着，她向他伸出一只手，微笑了一下。“你把我吓了一大跳，”她继续说。“我绝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我从去年冬天什么时候起就没见过你啦。”

“你刚从哪儿来？”他问道。

“从基尔来，”她回答。“星期六我溜到基尔看我表姐去了。”

她又扯了一下裙子，解开头巾，用掌心抹了抹浅黑的头发，把后颈窝上插着别针的发卷拢了一拢。然后，她把头巾铺开，迭成一个三角，重新结在头上。她的动作又轻又细，就像是在弄一些柔嫩的玫瑰花一样。

“今年夏天没在青年会的彩签售货会上见到你，”她羞答答地说，字音拉得老长，绿幽幽的眼球里送出了一道道的秋波。“你怎么没来呀？”

“那时我们正在收干草，”他回答说，当他弯身去摘一片已经有点枯萎的茼蒿花叶片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对她大腿上的那些青筋看了一眼。“我走不开。”

“真可惜，”她同情地说，接着便向他解释，今年夏天的彩签售货会，是历来青年会在这个区里举办的最有趣的一个。事

情有点起色啦!“我抽到一根菊苣和几个扣针,”她喊道,又像讲知心话似的悄悄补上说,她还特别走运,抽到了一只不知放了多少年的、硬梆梆的、发了霉的鲇鱼头。那是摩亚科特的男孩子们完全为了恶作剧,送给彩签售货会的。他们把一些毋忘草和结縻叶,跟鲇鱼头一起放在盒子里!

接着,她朝那个浅滩的渡口瞟了一眼,那儿的河水有膝盖那么深,从一些岩石和碎石子上流过,清澈而又寒冷,激起一些波浪,发出淙琤的声音;——她在草堆上把上身朝前一探,低声叹了一口气,做出像要脱去另一只袜子的样子。

“喂,”男孩开口了,“你不愿意骑马过河吗?”

“哦,怎么不愿意,谢谢你,”她说。“我真没法告诉你,我会多高兴!”

“不过,你得骑没鞍的马,”他抱歉地说,“我有点担心,你身上恐怕会粘上鬃毛。”

“呸,听你这么说,倒像粘上点鬃毛有什么关系似的!”

“而且,我还得请你到河那边以后把马赶下河来。天黑以前,我必须用它去搬运一些干草。”

“可是万一它跑了呢?”她说。“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有些马调皮和怯生得要命。”

“哦,它真的一点也不怯生,”男孩有点拿不定主意地咕哝着说,像讯问似的朝老格兰尼望了一眼,仿佛指望它说一句话,或者用某种办法来驳倒这种不该有的对别人的轻视和疑心一样。谁知老格兰尼却像往常一样闷声不响。它只是嘶嘶地叫了几下,带着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情,把耳朵往后一搭,仿佛生了气似的,因为它从做小马的时候起就没有逃跑过,成年后对于别的马一直是个文静和驯顺的榜样。男孩站在那儿,不自在地把两只脚挪来挪去,用牙齿啪的一声咬断了那片茛苢花叶子。看样子,就像女孩的话一下子破除了他对老格兰尼的信心,把他

放进了一种为难的境地一样。

“也许我们可以合骑一匹马，”他考虑了很久以后这样说，埋头望着脚。

“合骑？哦，当然可以，”她感激不尽地说，顺手抓起那只脱掉了的袜子。“我们可以合骑一匹马；一点也不错！我们当然可以合骑一匹马！”

他听着她的声音，好像在做梦一样。那声音听去既温柔，又清晰，又嘹亮，又坦率。她当场就把他引为知己，承认说那天早上她从离开基尔的一刻起，想到要越过那条河，心里就怕得要命；每逢过河，看见奔腾的河水，她总是头昏眼花，她是那样的神经过敏和缺乏勇气，——说不定她的心也有一点弱；她的胸口常常会奇怪地发痛，耳朵会嗡嗡作响；他在这一刻刚巧路过这儿，真是她的运气。

可是，尽管她的声音带着亲密和信任的口气，他却始终羞答答的，一声不响。席格朗·玛丽娅从他们去年冬天见面以来，改变是这样大。一眼看见她，他就奇怪地被她打动了，心窝一带卜卜地跳了起来，这样跳法是他从来不曾体验过的。他简直不敢望她，变得局促不安，涨红了脸，但同时却看见了夏天里她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在她身上已经成形的一切东西。她不再像棕树主日^①站在教堂外面，用上衣在四月的寒天里裹着身子时那样苍白和瘦削了。不，几个月来，她已经有了一副新的身姿，一种新的体态。她浑身散射出成熟的光辉；嘴唇柔和而又饱满，胸脯在织得花花哨哨的短毛衣下鼓了起来，圆达达的脚背上青筋交错，就像一些分流的蓝色小溪一样。

“哎呀，我今天多笨呀，”她一面提着袜后跟穿袜子，一面笑着说。“袜尖这么潮，黏不叽叽的。我的脚多半也打湿了，因

^① 基督教的节日，时间在复活节前的礼拜日。

为我是打基尔旁边那块湿透了的沼地上走过来的。”

他在窘迫中什么也没说，只是摸弄着缰绳。后来，当她把袜子扣上裙子下面的吊袜带，系上短统靴的鞋带的时候，他又背过身去，抚摩着老格兰尼的嘴。那是一双很漂亮的黑靴子，大概是她父亲在春天或夏天里给她的。他记得棕树主日那一天，她站在教堂外面，在四月的寒天里用上衣把自己通身裹起来的时候，穿的鞋比这要坏得多。

“得，得，我总算穿齐全啦，”她说说着提起了包袱。“我是骑在前面还是骑在后面？”

“怎么都行，”他说。“你喜欢哪样？”

“那我宁可骑在前面，”她回答，一面攀住老格兰尼的鬃毛，踮起脚尖，微微把嘴一抿，一眨眼就纵上了马背。

男孩企图学她的样轻快地蹦上马去，两次都没有成功，她不禁笑他。可是等他一骑上马背，坐到她背后，她马上就变得一本正经了。

“你得搂着我的腰才行，”她说。“要不，我会掉下河去的！”

他有点头昏眼花地照着她的吩咐做了，小心翼翼地抱住她的腰，就像她是什么脆弱不堪的东西似的。他耳朵里只听见一片声音，既微弱又清晰，是快活又是悲哀，差不多就跟春光明媚的清晨的神秘细语一样。那匹马为了体面，用鼻子嗅嗅水，抽动了一下耳朵。可是因为浅滩底下的路，它每一英寸都熟识，所以在趟进山溪以前，它并没有觉得非喷响鼻子不可。它在水里走得又慢又稳，可是当他们走到河的中流的时候，女孩却一下子把全身重量都放到后面，喊了起来：

“噢！噢！快把我搂紧一点！我要摔下去啦！”

他把她抱得更紧了一些，使她紧贴着自己，同时用双脚夹住了马的两肋，竭力克服那阵猛然向他袭来、仿佛马上要使他昏倒的晕眩。他觉得那张玫瑰花图案的头巾碰到了他的脸蛋，她

的胸脯在一起一伏，还有一股热气从她的短毛线衣里透出来。可是，这一切都是朦朦胧胧地感到的，模模糊糊，转瞬即逝，仿佛蒙着一层乳白色的光彩。巴扎巴扎的溅水声，被他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淹没了。当老格兰尼到了河对岸，一下子站住，开始起劲地摇头，仿佛想要尽快卸掉背上这个不合情理的担子的时候，他简直给吓了一跳。

“这会儿我不晕了，”席格朗·玛丽娅说，从马背上溜了下来。“你带我过河真是太好啦。”

他跟着下了马，在肚子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些什么，也不敢抬起头来望一望，只是一个劲儿地瞎摸着缰绳上的那个疙瘩。

“你刚才以为我要摔吗？”她狡猾地问道，一面掸去裙子和袜子上的马髹。

唔，不，他刚才没有那么想，并没有真正那么想。

“刚才你把我搂得那么紧，”她说。“你准是壮得跟大象一样！”

他的脸红得更深了，听别人说他力气大，心里很不痛快。他比先前还要加倍小心地察看着缰绳上的那个疙瘩，不断地把它从这只手移到那只手上，又从那只手挪到这只手上。他胸中的卜卜的心跳，仿佛要把他弄得透不过气，开不了口似的。他简直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喂，”她问道，“你多少岁啦？”

多少岁？上星期六，他刚满十六。

哎呀，这不是稀奇吗！星期六？嘿，她正巧是那天动身上基尔去看她表姐的。那天她穿过小树林的时候，还一直在想：今天该不是什么人的生日吧？可是不管她怎么拼命地想，她还是记不起那是谁的生日。

这时男孩已经突然停止摸弄那根缰绳，正盯着一张好像在等着他去摘来咬断的茛苢花的枯黄了的叶子。他弯腰下去，拔

起那棵茛苕花，先撕掉花穗和根鞘，然后才把叶子塞进嘴去。叶子搔得他的嘴唇发痒。

她说道：“原来你是十六呀。”

“是的，”他说。

“我明年三月就要满十八啦，”她把包袱拎着晃了一晃，若有所思地望着她父亲地上的那些茶褐色的山岭，嘴唇一动一动的，仿佛在暗自计算一样：“咱俩只差一岁半。”

他没法说不是这样，所以便一心忙着去支解那片茛苕花叶子；不料席格朗·玛丽娅突然想起了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气喘喘地说了出来。

“你知不知道，妈妈年纪比爸爸大！”

不，他并不知道这个。

“真的，妈妈大概比爸爸大五岁！”席格朗·玛丽娅说，继续晃着她的包袱，同时嘴边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绿幽幽的眼珠里投射出一道媚人的秋波，使人联想起映照在幽谷深潭里的月光，联想起当草木的气息跟黄昏融成一片时出现的变幻莫测的八月的月光。“爸爸说差五岁算不了什么，”她用一副越加自信的口气补充说。“他还说，我那住在克劳斯塔尔的已经过世的奶奶，比我爷爷大十二岁。可他们相好得还是一样难舍难分。后来他们还合葬在一个坟里呢！”

男孩完全不知道这位住在克劳斯塔尔的已经去世的奶奶一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她死的情形，没敢妄赞一辞。他狼狽地四下张望了一下，幸亏河上飞着两只小小的深褐色的野鸭，可以让他眼睛有个放处。他注视着那两只野鸭，直到它们消失在弯弯曲曲的矮山背后为止。

“唉，”席格朗·玛丽娅说，从裙子上掸掉一些看不见的马鬃，可是嘴上的笑容已经开始收敛，声音也没有先前那么亲热了。“你真是安静和严肃得要命！你在想什么特别的事吗？”